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

当我们写下月亮

(外四首)

吕付平

从陕西到山西，从河南到北京，从四川到广东，从青海、甘肃到浙江、上海，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客栈

千千万万个奔跑着的我和我们，把月亮装进囊，在岁月的刀锋上徘徊，在时光的盈亏间奔跑

从春天到冬天，从少年到中年，或漂泊在途，或落地生根，或回归故里

在无数上弦月和下弦月之间，我们沿着熟悉的光亮行走、迁徙

这绵长的他乡岁月呵，当我们胸涌诗情写下月亮，总会在它前面小心地，加上熟悉又生僻的地名

月光之下

月光摇晃着树影，摇晃着树影里陈旧的鸟巢，一声长鸣远去，丰满的羽翼，藏起稚嫩和柔弱，运行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

寒凉初至的月夜，把“中秋”二字，养成一轮盛大的宴席，苍穹深远，人间浩荡

草木生灵各安命中的造化，有团聚的欣喜也有离别的相思

多少盈亏圆缺酸甜苦辣，藏在一扇门内，隐于一扇窗下，等待风尘仆仆的信使，把庸常的生活，改写成波澜起伏的篇章，而月亮，就是那枚闪亮的邮戳

故人

那日路过小公园，你不说话，只在微暗的黄昏里点了点头

不做多余的事，素面朝夭，不卑不亢，像一尊古旧的牌坊

等待九月的一场风，带来自来橘红，嫩黄，细密的花瓣

和轰隆隆的清香

那漫延着燃烧着沸腾着的味道，像一场轻微的地震，持久地摇晃着微凉的人间

说起月光

抚琴、喝酒、品茶，邀三五好友，谈天论地，把这些放在月光之下，该有多好

等上弦月或者下弦月，将自己斟满，再一口一口饮尽，需要多大的耐心

露水深重，天高水长，时光的刀锋寒光闪闪，一边是朝夕相处

另一边是天各一方，一轮明月在苍穹滚动，投递着人间的悲欢，飞来飞去的短信或电话，在秋日的大田里长成耀眼的庄稼

华夏月又明

是月光安抚了乡愁，是群山拉开了星月相辉的帷幕，是云层之上的迷藏牵动了，一方热土的衷肠

陆地含情延绵着劳动者的荣光，海洋旖旎荡漾着新时代的梦想，今晚，苍穹之上的餐盘，就要盛下所有的离愁与欢欣

今晚，月亮拿出最明亮的光，洒向颗粒饱满的谷穗，洒向游子远去的背影，洒向亲人归来的面庞

今晚，月光照着故乡也照着他乡，风调雨顺的希望与唱和，把欢聚融入喜庆的宴席，把离别化作重逢的期待

今晚，一枚明亮的印章，盖在华夏星空之中，今晚，遥远的月光亲自把盏，把我们的酒杯再一次斟满

信，一个对吃抱有热情的人一定是乐观、豁达、宽厚、温润的，这在我接触的那些苏州师友身上得到了印证。

2020年初，疫情蔓延全球，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困住了很多人的手脚，蛰伏不出变成了生活的常态，但山花和花山的这次约定却在初夏时节准时来临。之前，我已经整整半年没有出过宁波，对病毒的惶恐还残留在心里，但一接到《山花》的通知，我还是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，决定出省去赴这趟一年前的约定。

从宁波到苏州，高铁只需两个半小时，下午出发，傍晚就到了苏州。见过众多有些日子没见的故友，晚上在花山隐居住下。从花山隐居的客房能感觉出来，这是一个躲避红尘杂事的清幽所在，只见“空山可留”四字印于石门上，走进圆拱石门，便见一座典型的苏式院落。提着门牌钥匙穿过雅致回廊，发现走廊上挂满了石刻拓片，房间都以“心”命名——悟心居、栖心居、惠心居……禅意浓浓。六月的江南，梅雨季还未过去，在古朴的内室住下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网络信号，能听到窗外的雨滴落在芭蕉叶上，一个良好的睡眠自然就降临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用完素斋，篆刻家沈勇老师和花山小花邓婧带着我们进入花山。山路并不难走，它是一条恰到好处的石路，从树林中回环而上，路的两旁有很多摩崖石刻。在一处摩崖石刻前，沈老师先让我们认字，“凡”有“不凡”认不出来，因为它的一点跑到了“几”的头上。

沈老师说，到了这里，应该把心里的事放下。想想也觉得颇有意思，经石刻一提点，仿佛抛弃了俗世的烦恼，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。再走几步，见一布袋和尚石刻，刻在一块形如大布袋的石面上，且又是入翠岩寺的必经之路，于是便有了劝人放下的意思。

沈老师是书家，这些摩崖石刻近些年在他的手上又被重新描摹了一遍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跟我们说，花山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原来的面貌，在他描那些摩崖石刻的时候，手上被蚊子叮咬得全是包，他也舍不得去拍那些蚊虫，等他把摩崖石刻全部描完的时候，手臂上已经长了有蚊虫来叮咬了。走到半山腰，路边有一湾碧水流淌而下，沈老师提醒说：“你们听，这流水的声音，‘咚咚咚’，恰如其分，多一分会感到喧闹，少一分就缺了幽静了。”果真如此。这或许就是大自然的造化，难怪貌不惊人的花山自东晋高僧支遁来此开山后，历代名僧高士纷纷来此隐居。

花山不高，随处可见历代名士留下的踪迹，因为“有仙则名”，让清代帝王也曾惦记了两回，并留下碑文。登顶莲花峰，放眼望去，西边是因半山腰而得名的天池山，东边是繁华的姑苏城区，恍然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大隐于市，在这里，一草一木，一花一叶，放下之后，才是万物生长，圆满归一。

如诗 如画，如同黄昏里的一缕晚霞，缥缈在虚无里一无所依

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踮着脚尖眺望远方，而那一瘦再瘦的过往，无以遮蔽地深深，深深刺痛了心房，我温柔回望，那些零碎终究将在秋日终结

不断衍生的遗忘，盘踞在那干瘪瘪的心脏，扩散着冰冷而浓稠的冷漠，在一个又一个失去的黑夜里，遗忘那么长，那么 那么地让人难忘

期待，思绪被归纳了，预演着想象内外的同一个情景，为了见你，我这样在不同时空的路口，守望你

等待你的眼光，刻画我前额的皱纹，那一个一个瞬间，鱼儿忘记了游泳，鸟儿忘记了展翅，夏蝉为冬雪鸣叫，草原为星空守望，我为忘记了忘记你，刻刻张望

江南初秋田野，适合一个人行走。

阳光流泻，水一样清透，到处清明而阔朗。秋风迎过来，有些清寒，但不冷，像这个季节我们常有的一种心情。

一到初秋，就想起林语堂先生的《秋天的况味》：“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，是初秋，那时天气初消，月正圆，蟹正肥，桂花皎洁，也未陷入凛烈萧瑟气态，这是最值得赏乐的，那时的温和，如我烟上的红灰，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。”

初读此文时，我还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柴达木地区，那里初秋的气候已经干冷，风虽不及冬季时锋利，却也渐渐硬了，野了，撵得落叶满地打滚儿，尘沙到处飞扬。戈壁滩上灰绿的梭梭草、骆驼刺渐渐变成灰褐色，农场的麦子收割了，田地里只剩一片枯黄的麦茬儿，四周绿色全无，单调荒寂。早晚寒气逼人，要穿毛衣，年

暖秋

易新琴

老体弱的人得穿棉袄了。那时，是天然体会不到先生笔下初秋的况味的。

后来到了江南，漫步于初秋田野，果然感受到了一派温香。漫山的青竹翠柏依旧繁茂葱茏，田里的稻子正在抽穗扬花，园子里的菜苗长势喜人。从夏到秋，似乎不甚分明。其实，那些果实已经悄悄划分了层次。葡萄紫了，石榴红了，橘子黄了，次第成熟，描画着季节的新变色。秋，是慢慢儿熟透的。

秋花同样不甘寂寞。到了时节，金桂仿佛接了号令，一时间全开出了橙色的碎花，一波波香味

儿在阳光里荡漾，那香是浓而暖的。玫红的夜来香实在妖媚，等到暮色四合，人影疏淡，它才悄然绽了花容。这夜的情人，暗香浮动，软了秋风，暖了冷露，醉了月色，充满了无尽的魅惑。

江南初秋的水也是暖的。高原的秋水早晚已结薄冰，清冷寒彻。河水往往流势湍急，一批水纠集另一批水冲过来，追过去，声音响亮，像威武雄壮的赶马汉子；江南的秋水，通常水势平缓，不宽的河道里，细水涟漪，波光滟滟，终日沉静地流淌。

水面偶落一蝶秋叶或一瓣秋花，也只漾起微漪，仿佛绽开一个淡淡的笑颜，然后便扭着腰肢，款款而去，

像雨巷里走过的温婉的女子。

独行在这江南暖暖的初秋，内心宁静而欢喜。多好的时节，经历了蓬勃的春，热烈的夏，却未及萧瑟的深秋，凛冽的寒冬，这是生命最好的状态，由萌发到凋零期间最为美好的一段旅程。像一树树成熟的秋柿，退去了青涩，红艳艳地挂满枝头。

林语堂先生爱这初秋，果真是独具慧心的，写作此文时他已近天命之年，应该算是步入人生之初秋了。彼时的他功成名就，是著名的作家、学者、翻译家、语言学家，但他不是个乏味的老学究，而是追求以“闲适为格调”的文风及诗意的生活。

他说，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，把生活弄得平凡、刻板，而无聊。

是啊，同样面对秋季，有人哀叹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有人笑语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只有真正会生活的人，他的生命才会如这暖秋一样温香而饱满。

江南月出

林俊燕

月之诞生

从哪里漏出一丝凉风，一大片的土地开始吐出金黄。静极了，是月在诞生。

……又大又圆，满满当当。它的光，先染了那片田畴，又染了那条河流，又染了那些草木，从根染到了梢。染了所有人的鬓和地籁……

鸟儿划过原野的翅膀，栖到林子里去了。那一声蛙鸣响得亮，如震响的银器。无声的流水忽然敲响。明晃晃的一轮，跳到原野上，所有心一下子亮了。

村庄，该打开的窗子都打开了，我就是带着这轮月归来的，蹚过河来，到村头来，到庄上来，亮堂堂的一轮，是捧着还是兜着。

这么好的月，把村里村外都照亮了。

月的风景

月带着水声走来。人影和树影皆流进水声里去了。原野在画意中，河水从画意中流得纵横恣意，一团团的树影和花影融化在一片月影里。

树木剪裁了更多的树荫，覆盖着村庄。又大又圆的月，不是穿梭在云里，是穿梭在树影花影间，田里归来的人，心地都那么纯洁。明月祝福所有的人。

月在水上，在枝蔓间，在树影婆娑的桥上，在亮堂堂的原野上，在画中，在文章里。柳荫下的小径，果园里的小径，稻田里的小径，一脚踏往月里延伸。

偌大的一轮，摇摇晃晃，离你离我离他都很近。

月在河上

一轮月出自河上。河水上荡出这一轮，一轮在水面，一轮在水下，光晕染于水。

有晚归的人蹭着河水。月在你的上游，满河的波光。这静谧的时刻，静谧的画，静谧的景。

树浸在河里，萤火虫浸在河里，河是一幅流动的荧光画。

千条柳丝垂一轮水淋漓的月，柳丝的帘里，谁在濯发？

黑发垂进河里，弯在水上的弧线，比树影更美。

风的轻摇，使柳帘里人影摇荡，月摇荡，河摇荡，桥影摇荡……

风一吹，圆月贴在柳帘上了，像明镜，隔帘的人正在梳妆。河在许多人的梦里。

月寄乡思

月光射进了林子。树枝扑棱着翅膀。

紫色的花在林子里静着，褐色的藤在树枝上挂着。

一条白亮的小路穿过林子，路边开着结蕾的黄花，被露水洗得灼灼发亮。

一条河流在林子边，流水声灌进林子里，把林子洗得更静。

月光，静得像海滩上的白沙。静得像一片贴着不动的树叶，像一根若隐若现的松针。

月，在一片套印的秋色中。小溪，从林间淌出，它的源头，仿佛来自那轮圆月。月在林中，映亮了彩色的树叶，似一阵光和雾在蒸腾弥漫。

树林中，一轮果实一样的圆月。远方，月光像水一样倾泻在大地上，游子情不自禁地弯腰掏起一捧，面对故乡的方向，轻轻洒落出去：“故乡啊，此时你身上披着的那层白纱，有我的点点泪光啊！”



秋月

岑其 绘

遗忘那么长

初颜

我时常念及，在月光投射的另一方，那里安插着厚厚的思念和彷徨，我时常念及却又失望，无数次的沉默和忧伤，就像那月光欲盖弥彰

而时光一路叮叮当当，滤下的念念不忘，已经成为一种日常

张望

刘晓广

空气被感染了，顺着我张望的方向，狂奔，声音被同化了，和我熟悉的脚步，走来，面容被凝固了，镌刻着时光远近的同一处